

前言

猜不透的谜 马基雅维里

我们所熟悉的世界是一个被语言表述的世界，最恰当的语言充其量也只能有限地接近世界的本质，因此我们无法奢望完全了解世界的本质。这里存在着这样的几个问题：

1. 我们为什么要了解这个世界中的人或者事情？
2. 我们怎样才能了解？
3. 我们有可能了解这个世界的本质吗？
4. 就算我们了解了这个世界的本质，我们怎样才能把它表述出来？

想要了解马基雅维里，我们不能不从以上的几个方面去考虑。他已经被表述得太多了，这些表述千奇百怪，对单个的人或者事情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但是这么多年来，一直被这么多人关注、争论，而且许多观点截然对立，这其中还包括许多在历史上十分有影响的人物的观点，这在历史上倒是很少见的。根据以赛亚·伯林的统计，在四百多年中，马基雅维里至少获得过二十多种头衔，诸如“恶魔”、“强权政治的维护者”、“失意的官场政客”、“共和主义的理论家”、“唯科学主义者”等。列奥·施特劳斯称他为“罪恶的导师”，莎士比亚称他为“凶残的马基雅维里”。希特勒宣称《君主论》是他的床头读物，墨索里尼则推崇《君主论》是政治家的最高指导原则。正是他学说的“非道德主义”色彩，加上独裁者不加掩饰的推举，让马基雅维里声名狼藉，有人因此将马基雅维里的探索看作了西方的“厚黑学”。

如今“马基雅维里主义”已经成为不讲信用、不讲道德的代名词；然而恩格斯却称赞马基雅维里为“巨人”，马克思也推崇他为近代政治学的先驱。还有启蒙思想家卢梭，意大利民族英雄马志尼，不屈的反法西斯战士葛兰西也对他作过各自的评价。马基雅维里，这真是一个很容易被表述，又很难被表述的马基雅维里！因此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克罗齐曾经感慨道“马基雅维里”或许是永远解不开的谜”。

不过撇开关于马基雅维里争议的种种细节，我们可以发现两条清晰可见的主线。其一是将马基雅维里视为欲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冷酷政治家，将其指斥为“罪恶的导师”；其二是将他看成一名热诚的爱国者与共和主义的伟大讴歌者。

这两种评价都有充足的依据。“恶魔说”可以从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中找到佐证。《君主论》是作者献给当时佛罗伦萨的洛伦佐·美第奇殿下的小册子，它是一本典型的君王宝鉴。在书中，马基雅维里以十分露骨而直白的方式劝诫君主应当集狮子与狐狸的品质于一身，为了达成目的不惜使用残忍的手段，不惜背信弃义，不惜运用谎言与欺骗。正如施特劳斯所言，在西方几千年的政治发展中，鼓吹赤裸裸无道德政治的观点并不少见，但是马基雅维里是一个绝无仅有的著名哲学家，将自己的名字与邪恶的政治行为联系在一起。

如果用施特劳斯的说法来表述的话，前一种观点是所谓的“老派”的观点，后一种观点则是“新派”的观点。前一种观点在20世纪之前占主导地位，后一种观点则在20世纪之后大行其道。

那么，透过这么多纷繁的表述，我们对“马基雅维里现象”可以得出一些怎样的结论呢？首先，他是一个应该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人物，他的著作《君主论》是一部影响巨大的著作，尽管用传统的观点，哪怕是四百多年后的今天的观点来看，其中的好多观点是赤裸裸的厚颜无耻，但是它起了巨大的作用，也引起过激烈的争论，这样只能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它的影响的确很大。所以

去了解马基雅维里是必要的。最后，因为他以及他的著作影响巨大，所以对他的研究已经很深入了，要想更进一步的确是很艰难的，要么有新的史料的发掘，要么用新的理论去阐释，或者研究其在当代的意义。史料的发掘是很艰难的，而且会有穷尽的一天，但是研究他的当下的意义却永远不会过时，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去了解马基雅维里，或许不尽准确，但是起码能引起我们新的思考，所以马基雅维里是可以被表述的。再次，人类有探究谜底的好奇的本能，但是事实上，好多时候我们无法找到准确的答案 我们只能“ 实事求是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讲 我们是可以将马基雅维里以及我们对他的认识表述出来的。

马基雅维里的著作很丰富，其中影响最大的要算是《君主论》了。他对如何制造王国、人性的善和恶、命运、宗教等问题的分析，或许我们并不同意，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他的确很有见地。马基雅维里认为，政治就是一场游戏，在这场游戏规则中无所谓善恶、对错 有的只是阴谋 有的只是野心 有的只是征服者和被征服者。而历史一向是野心家继而是胜利者来改写的，君主需要的是残酷，而不是爱。人应当在野兽中选择狐狸和狮子，他说“ 因为狮子不能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不能够抵御豺狼，因此一个君主必须是一个狐狸，以便认出那些陷阱，同时又是狮子，以便应付对豺狼的恐惧 ”。总之，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在对善恶的分析方面，历史上不是从马基雅维里开始的，也不会从他那里结束 但是他是第一个对“ 恶 ”作出系统分析的人。马基雅维里认为，人类愚不可及，总有填不满的欲望，膨胀的野心，总是受利害关系的左右，他们总是趋利避害，自私自利。因此，利他主义和公道都是不存在的，人们偶尔行善只是一种伪装 是为了赢得名声和利益。人都是“ 忘恩负义、心怀二志、弄虚作假 伪装好人 见死不救和利欲熏心的 ”。在他看来 即使是最优秀的人也容易腐化堕落，因为作恶事更有利于自己。所以每个人不是流氓就是傻瓜，不是骗人者就是被骗者，他们的卑鄙和愚

蠢的本性被一层华丽的修养和学问的外衣遮蔽住了，这种观点可以说是直指人性，不惮说出人性的普遍弱点。

在谈到命运的时候 他似乎表现出了宿命的一面 但是更多地表现了要与命运抗争，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决心和勇气。马基雅维里认为，命运是偏袒强者的抽象的力量，一半由天注定 另外的一半由人来把握 所以应该对命运奋起抗争 他一再强调人应该坚定地执行自己的看法 而每当人这样做的时候 幸运就会向他靠拢。“命运是一个女人 如果你要驾驭、压倒她 你就必须打她 冲击她。”类似于这样的观点还有很多。《君主论》又可以翻译为《霸术》 正如同这个名字一样 马基雅维里的理论也充满霸气 在语言的表述中 随处可见雄辩和自信 好似集天下的智慧与真理于一身。

马基雅维里的理论的确很实用。事实上，几乎所有关于管理、博弈与权力运作的理论和实践都无法绕过马基雅维里主义的思想贡献 无论是在内政还是外交上 大人物们无法摆脱他的影响。国家和公共利益 这个不容置疑的理由成为滥用权力者的遁词，但对于始作俑者马基雅维里，那是他终其一生秉持的信念。他的个人生活 绝看不到狡诈和背弃。虽然曾在共和国和专制的美第奇家族之间徘徊，但在他心中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效忠对象 那就是佛罗伦萨 他的祖国。

马基雅维里的思想涉及各个领域 如包含着辩证法 社会历史规律论 命运观 文明社会发展的动力(阶级问题) 纂史的方法等 其中包含着近代历史哲学的思想萌芽因子。马基雅维里的主要思想都体现在最有名的代表作《君主论》里面。除《君主论》以外 马基雅维里还有其他五本著作。虽然都不及《君主论》的影响大 但是用来研究马基雅维里的整个思想体系 这些资料也是不可忽略的。因此 在本书中我以《君主论》的思想为基础 并参照其他的著作 从马基雅维里的生平 他的君主观 他的理论的具体阐释，以及他的理论的当代应用几个方面来讨论马基雅维

里其人其书。

当然，马基雅维里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在当时确实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如帮助人们认清封建君主的专制本性。但不可否认 它的负面作用也是巨大的 特别是 他的为了目的而可以不择手段的观点很容易诱使人们走上不道德甚至犯罪的歧途。因此，读者在阅读马基雅维里时一定要注意批判地吸收。

前人研究马基雅维里已经有很多的成果问世。我不敢奢望超越前人，做马基雅维里的研究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性情，一种堂·吉珂德式的勇气。马基雅维里就是一个谜，进入了这个迷宫，我无法再出来，也不想再出来了。结局就像是西西弗斯似的，推着石头 本来已经接近山顶 颓然又滚了下来 到了起点 再多的努力也无济于事。现在我又到了山下，还将继续往上爬，永不停止。但是跟第一次站在山下往山上看，准备推石上山的感觉已经不一样了。

希望我的努力能够给人们一些启发。

于 野

2005年11月于人大宜园

第一章

声名远播的“恶人”



据以赛亚·伯林(1909~1997, 英国 20 世纪伟大的自由思想家、哲学家、政治理论家和观念史家)的统计,在四百多年中,马基雅维里(一译马基雅弗利)至少获得过二十多种头衔,诸如“恶魔”、“强权政治的维护者”、“失意的官场政客”、“共和主义的理论家”、“唯科学主义者”等。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 1899~1973, 著名政治哲学家,生于德国的犹太人,1938 年移居美国,一生出版了 15 本书和大量的文章,称他为“罪恶的导师”,莎士比亚称他为“凶残的马基雅维里”)……

一、解读之三维

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薄薄的小册子中,触及到人性中所

有的要素。这个15世纪的佛罗伦萨人的本意是 我们必须认清人性的弱点 承认贪婪、自私、权力欲是每个人不可更改的属性。为了尽量减少这些不良情感的危害 我们就需要坦白地面对它 然后将之纳入理性的轨道，顺势利用这些情感，来获得稳定与繁荣。

1. 人性丛林中的生存智慧

欧洲有许多学者相信 千百年来 人类思想史上具有永恒价值的处世智慧包含于三大奇书中：一是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二是《孙子兵法》 三是《智慧书》（西班牙著名作家巴尔塔沙·葛拉西安 [Baltasar Gracian, 1601~1658] 著，《智慧书》原名《智慧书——永恒的处世经典》 全书以三百箴言警句的形式谈论知人观事、判断、行动的策略等）

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里鞭辟入里地剖析人性底蕴并提出积极的处世对策 可以说他的每一则格言 每一个观念 都在颠覆着旧传统和旧思维 不哗众取宠 不危言耸听 有的仅是——很纯粹的人性丛林里的生存智慧：兼具狮子的勇武和狐狸的智慧。

一位著名企业家说：“很多人说我是老狐狸 其实当老狐狸又有什么不好？人总是要先学会保护自己呀！不自己保护自己，要谁来保护你呀 何况我又不骗人、不害人，一切都在合理的范围内 比起那些伪君子、假道学 我这不加掩饰的老狐狸面貌可爱多了 不是吗？”

其实 狐狸并不代表阴险、狡诈 而是圆融通达、睿智明澈的象征。唯有拥有狐狸的智慧 才能在诡谲险恶、危机四伏的人性丛林里进出自如、行走无碍。

马基雅维里曾教导人应当兼具狮子的勇武和狐狸的智慧，而清朝中兴名臣曾国藩以为治国安邦之人，须是智深勇沉之士，文经武纬之才。两者所指 其实相同。只因人的品质无非是以智

力与意志为基础，经结合而产生的各种形态。若能拥有勇气、坚毅、深沉等品质，并能使之高度融合，则应当更能把握自己的命运 我们为之命名 勇毅深沉。

勇气的可贵在于能战胜人本性中的怯懦，使人在事业上一往无前 锐于进取 又能在挫折时直面人生 抗拒困厄。人的怯懦本性或许源于人自身力量的渺小，而人类文明的进程使智力得以长足发展，勇气却因闲置不用而日渐萎靡。智力的畸形发展助长了人的怯懦本性。而勇气是对怯懦的超越，使智勇得以平衡发展。人的智识往往因勇气而平添双翼，勇气亦因智识而得以正道直行 不致迷途失路。

深沉应当是智略深远而又沉着冷静的结合，它本身是一种成熟、高超的智慧。深沉可以促成勇毅的完善 所谓：“世间有大勇者 猝然临之而不惊 无故加之而不怒。”舍深沉何以至此境界 无非是匹夫受辱，仗剑相斗而已。深沉亦可使人规避人生的陷阱。

2. 统御之道

《君主论》是人类有史以来对政治斗争技巧的最独到、最精辟、最诚实的“验尸报告”。马基雅维里直言不讳地否定一般公认的道德。他提出：要求国家的统一是顺应历史潮流，拯救国家的希望在于要有伟大的领袖人物。这本书为历代统治者提供了历史经验和教训，不仅成为后人反封建教会的思想武器，而且也为历代君主们提出了一整套统治策略和政治权术，成为他们的行动指南。马基雅维里对政治家的果断、狡诈、虚伪和获得成功表示赞赏。他认为 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是正确的。他认为：一位君主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就应该完全摒弃道德，运用权术，采取软硬兼施、背信弃义的手段，高压和怀柔双管齐下。他说：

人们必须承认世界上有两种斗争方法：一种是运用法律，一

种是运用武力。前种方法是人类特有的理性行为，而后者则是兽性行为。在当时的社会现实面前，前者常常使人力不从心，迫使人们必须诉诸后者。这就要求君王必须懂得如何善于运用野兽的行为进行斗争，懂得效仿狐狸和狮子。因为狮子不能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又不能抵御豺狼。因此，成功的君王必须是一头能识别陷阱的狐狸，同时又必须是一头能使豺狼惊骇的狮子。

君子恪守信用是重要的。但是 欺骗、虚伪、尔虞我诈、阴谋诡计，对巩固政治统治更为重要。

同中国的《韩非子》相似，《君主论》中所反映的内容在表面上为包括统治阶级的大多数人所反对和谴责。但是，总体来说，在他之前的统治阶级对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所揭露出来的政治权术和阴谋诡计，都心照不宣地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广泛运用。在今天 重读《君主论》 价值不在于其论述的具体内容和所谓的统治的方法技巧，相反，其极端的专制性和反动性与今天的民主、法治等政治价值取向格格不入 必须坚决地予以批判。《君主论》的真正价值 是他那种观察政治现象的深邃冷峻的现实主义眼光 为人们客观、深刻地认识政治现象提供可资借鉴的观察视角。

心理学研究表明 谋求权力的愿望是与生俱来的 但永远不要为了权力而追逐权力 权力只是达到目标的一个手段。权力掌握在坏人手里具有巨大的破坏性，权力掌握在好人手里则能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伟大的领导者知道权力的潜在力量 从而明智地使用它 但他们也了解权力的限度 不会跨越它。

伟大的领导者必须具备两种不同的主要特征：一是普遍性，二是独特性。

伟大的领导者必须有头脑、有爱心、有胆量 这也就是说要精明、有同情心、有勇气。没有这些 他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伟人；就算是伟大 也不会最出色。如俄国的彼得大帝或者罗马的恺撒

大帝 他们有头脑、有胆量 但是完全没有同情心。而可怜的内维尔·张伯伦 他有点小聪明 也有同情心 但是太缺乏胆量。领导者很少同时具备这三种特点。多数伟大领导者只具有其中的两种，然而他们也能够 在广阔的范围内极为有效地驾驭权力，极大地改变了他们国家和世界的历史进程。

危机时刻是对领导者的真正考验。伟大的领导者要乐于冒险 善于使用权术 有统治头脑 会巧妙地运用实用主义 遇到难题敢于拍板，能够有效地行使权力。

这是很困难的标准，多数领导者是达不到的。一旦他们达到了，他们也就随之成为伟人。

为了有效地进行领导，一个领导者应该有两副面孔，一副笑容可掬，一副威严可怕。即是说，一个领导者必须巧妙地运用实用主义。有些人认为实用主义就是目的本身，并就此意义而运用它；有些人则把实用主义看作十分邪恶的东西。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实用主义的确有其可取之处，但是只能把它作为达到伟大目标的一个手段。为了实现你的目标，必须了解怎样使制度运转。但在原则与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情。有时候，为了实现某些目标，一个领导者不得不说服他自己和其他人违背他们的切身利益和原则。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是相辅相成的；有效进行领导的关键，就是知道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3. 现代政治学之父

《君主论》是马基雅维里对意大利几百年来 的政治实验和当时激烈的政治斗争的经验总结，也是他自己实际从政经验的理论概括。他对国家政治生活本质的赤裸裸揭露，扭转了当时人们对传统政治本质的虚假认识，把传统政治从伦理道德的阴影下成功地引导到权力上来，对于人们客观、正确地认识当时政治现

象具有重要的意义，标志着文艺复兴时期世俗政治国家观正在摆脱基督教神学的束缚，人们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揭穿了传统政治伦理化的虚伪面纱，为当时反神学、反教会、反封建的战斗提供了思想武器。

在16~17世纪中叶，英国的培根和法国的笛卡儿开启了西方思想的两个对立的传统——盎格鲁—萨克逊的经验主义传统和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唯理主义传统。这两个传统均是怀疑、批判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的结果。直到今天，英国人还长于实干，欧陆人则长于思辩。

笛卡儿开启的思想传统 rationalism 被译为“理性主义”，多少有些不确切，容易产生误解。似乎与之相对立的“经验主义”就不讲“理性”了。译成“唯理主义”较好一些，但这个“唯理”还不能理解为“唯理性”，而应理解为“唯推理”才行。其实英国人的经验主义也是讲理性的，重视客观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讲究“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注重观察实验，这本身就是“理性主义”题中应有之义。只是他们讲的理性和欧陆人讲的理性有一种思想倾向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用韦伯提出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这两种理性都是启蒙理性的差异来概括。

启蒙时代英国人和法国人对于马基雅维里国家学说的看法，为我们理解这两种理性的不同特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在西方第一次提出“政治无道德”，使他成为西方现代政治学之父。传统的政治学是讲仁义道德的，是“代上帝立言”的，中世纪西欧这类书很多。而马基雅维里反其道而行，实际上提出了政治学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分野问题。按马基雅维里自己的说法：“我想把想象上的君主的事情撇在一边，只讨论确实存在的事情。因为他观察到了‘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从这种经验主义出发，他从古罗马和意大利史中撷取了各种事例来说明权力本身的逻辑。他想用这些故事告诉他的“新君主”们，权力的

运作是不可用日常的价值观去衡量的，如果你非要那样做，不但会失去权柄 而且会使整个国家遭殃。因此“使用残暴手段”可以有拙劣和妥当之分 却不可用‘应不应该’来计较。马基雅维里最看重的是权力的技术化操作，而不是它合乎不合乎通常的道德标准 包括自然权利 的问题。

这种态度在启蒙时代的法国和英国，引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法国启蒙哲人一般持厌恶态度。如狄德罗（Denis Diderot, 1713~1784, 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的杰出代表，“百科全书派’的精神领袖 说马基雅维里是在宣扬‘暴君的权术’伏尔泰说他是一个‘邪恶的歹徒’。法国革命者的政治语汇中，“马基雅维里主义’也一直是骂人话。可英国人就不这样看。培根在《学问的进步》中说：“对马基雅维里以及他这一类作家 我们是该深怀感激之情的，正是他们开诚布公地说出或描述了人们的实际作为 而不是他们应当的作为。’休谟也将马基雅维里称为‘伟大的天才’。可见英国人像马基雅维里一样注重实际，也用一种科学的眼光看政治学，或者说要把政治学看作一种自然科学，而在科学的问题上，当然就只有事实判断而没有价值判断了（你只能说牛顿定律对不对 而不能说它好不好 合乎不合乎道德）所以在科学上应该讲“价值中立”。后来的青年马克思也把马基雅维里和自然科学家同列，但原因与英国经验主义者稍异，他是要证明政治社会也存在着类似于自然科学的‘规律’：差不多和哥白尼的伟大发现同时，也发现了国家的引力定律……马基雅维里……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是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申出国家的自然规律。”——马克思在这里把“理性”与“经验”并列 就很有意思 说明经验主义决非与理性主义无缘。经验主义也是一种理性主义，只是它讲的理性是工具理性 而不是价值理性。

二、被诅咒的“巨人”

1. 由繁华到没落

佛罗伦萨，一个美丽、神奇、闻者心动的地方。佛罗伦萨，一个讲不完，似乎很容易走近，却又似乎永远看不完的城市。

由于马基雅维里就生长在这座城市，所以，我们很有必要了解一下这座城市的变迁。

佛罗伦萨位于意大利中部，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地理位置异常重要。它不但扼意大利南北交通的要道，而且是中世纪欧洲多国通往基督教中心罗马的必经之路。因此，佛罗伦萨很早就成为欧洲最大的工商业和金融中心。到了15、16世纪之交，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从这里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资产阶级创造了以人文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新文化和新思想，主张一切以“人”为本，反对神的权威。以后又逐渐扩展到法国、德国、荷兰、西班牙、英国等其他欧洲国家，而佛罗伦萨也就成为欧洲文艺复兴的摇篮。

佛罗伦萨素有“翡冷翠”之称，在意大利语中意为“鲜花之城”。全市共有40所博物馆和美术馆，60多所宫殿及许许多多的大小教堂，收藏着大量的优秀艺术品和珍贵文物，因而又有“西方雅典”之称。它是世界上最丰富的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品保存地之一。

在佛罗伦萨有许多世界闻名的艺术成果，或是许多可以被看作艺术的杰作。

西尼奥列广场位于佛罗伦萨市中心，这里有一座建于13世纪的碉堡式旧宫，现为市政厅，旧宫上的塔楼高94米，它是意大利最夺人眼目的公共建筑之一。旧宫侧翼的走廊，当初为修道院

院长和行政长官宣读文告的会场，现在连同整个广场成为了一座露天雕塑博物馆，其各种石雕和铜像作品栩栩如生，形象传神 如人们所熟悉的米开朗琪罗的《大卫像》复制品等 令参观者和各国游客叹为观止。

建于 1296 年的圣玛利亚·德尔·弗洛雷大教堂，为佛罗伦萨众教堂之首。这是一座十分辉煌的罗马式建筑，从设计开始一直到整座建筑完工，它是几代艺术家劳动的结晶。它那由黑、绿和粉红色条纹大理石砌成的外墙，极具魅力，而那独特的大圆顶和别致的钟楼为其精华所在。您若登楼俯瞰，佛罗伦萨那迷人的古城风貌一定会令您难忘。

佛罗伦萨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诗歌和绘画的摇篮，伟大的诗人但丁就出生在这里。至今，佛罗伦萨仍保存着但丁的故居 许多游人慕名前来这里参观。被称作文艺复兴艺坛“三杰”的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 在 1506 年聚会于佛罗伦萨 成为艺术史上的千古美谈。

不得不说的是阿尔诺河畔的“老桥”。据介绍 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桥梁之一，始建于公元 10 世纪。在布满历史沧桑的桥面上，600 多年前文学巨匠但丁每天在此散步的足迹仿佛依稀可辨。恩格斯称他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但丁曾是当年佛罗伦萨的最高行政官。他对教会过多干涉内政持反对态度，提倡人权，反对神权，提倡人性和个性自由 反对神的权威和宗教桎梏。所以 于 1302 年 但丁被相互勾结的黑党和教皇逐出佛罗伦萨。这真是这个城市的不幸，然而一个城市文化的丰富，正是由许多幸与不幸构成的。

总之，佛罗伦萨是文艺复兴的活博物馆。凡是走进它的人，不仅能亲身领略它昔日的辉煌，而且可深刻地了解这座“摇篮”对人类进步所起的不可估量的作用，大家都会由衷地赞美它。

改变一个世界总有许多种方法，战争可以，自然灾害也可以，所谓的天灾人祸总是让人有些措手不及。

意大利这次遇到的是人祸——战争。1494年一支法国军队进入意大利，打破了它的封闭，虽然法军仅仅呆了5年，但是由此产生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以后的60多年里，意大利成了欧洲列强争权夺利的战场。法国人、神圣罗马帝国的士兵、西班牙军队以及瑞士雇佣军如走马灯似地粉墨登场。

意大利的这种动乱的局面究竟是谁的过错？当时已经有人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不少见解，但是这些见解大多是互相攻击的，较少理性之言。事实上，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我们可以比较安全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导致意大利悲剧的根源，在于意大利的平衡遭到了破坏。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教皇国的演变。这一时期，先后共有八位教皇在这里当政，教会以及教皇不再是上帝的牧师、信徒的精神领袖，而是在意大利的政治中兴风作浪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在这一时期，教皇们更是亲自披挂上阵，指挥军队作战，参与权力阴谋。连本来是信徒的精神领袖的教皇们都这样了，可见意大利是已经堕落到一定程度了。随着世俗权力的增长，他们渐渐忘记了灵魂的拯救和神圣的训诫，将所有的心思都转向世俗的事务，将精神权威作为捞取世俗权力的工具。他们与其说是教皇，还不如说是领主。他们不再关注神圣的生活和宗教的宣传，不再倾情于对他们邻居的热情和慷慨，而是关注反对基督徒的军队和战争。他们开始聚敛财富，制定新的法律，酝酿新的阴谋诡计以获得金钱。为此目的，他们毫无敬意地使用精神的武器，无耻地出卖神圣的和世俗的东西。在他们之间，在朝廷里，充斥着淫荡和铜臭味。他们习惯了奢侈、享乐，不再关心他们的继承人，不再想到教职的永恒神圣，恰恰相反，他们提拔自己的孩子和亲戚。他们的野心和欲望所在，不仅仅是财富，而是土地和王国。他们不再将尊严和温情给予值得给予的有美德的人，而是以最高的价格出卖它们，或者将之给予那些为野心、贪婪和享乐所驱使的无耻的人。

马基雅维里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一个特殊的空间。

2. 四百年来一奇人

桑塔·科罗切在佛罗伦萨的诸多教堂中，算不上鼎鼎有名。但任何一部准备讨论欧洲近代文化或者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著作中，都不得不为它预留一个位置。因为，那里是马基雅维里的葬身之所

在那具貌不惊人的灰色石椁中，其实并没有这位叫人不知是爱是恨的“巨人”的遗体。这是1787年——在马基雅维里死后整整260年——人们为他修的一处纪念碑。或者真的是不知如何表达他们对他的崇敬之情，那碑文写得最简单也最骄傲：“这位伟人的名字使任何墓志铭都相形失色。”

(1) 时代宠儿

恩格斯曾经不无羡慕地追述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那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诞生了巨人的时代。”对于怀才不遇者们来说，这又是一个幸运儿辈出的时代。“巨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巨人”，岂不是时代使然？

马基雅维里就是这样的幸运儿。1469年5月3日，马基雅维里出生在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马基雅维里的家族是佛罗伦萨的名门望族，早在13世纪时，这个家族就有许多人担任政府要职。马基雅维里的家庭属于该族中最贫寒的一支，他的父亲波拿多是位律师，曾担任政府公职，因为无力偿还债务被免职，波拿多仅有一小块土地，每年从土地中得到的相当于250英镑的微薄收入勉强维持全家的生活。马基雅维里由于家境贫寒，从小就没有受到多少正规教育。当时社会上崇尚古代希腊、罗马人的文化，贵族弟子竞相投名师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而他只能就读于不出名的教师门下，主要通过自学，却能够博古通今，多才多艺。他遇